



大会

Distr.: General  
23 Jul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8 (c)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 外债可持续性与发展

###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报告。

\* [A/76/150](#)。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外债可持续性与发展的报告

### 摘要

本报告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根据大会第 [75/205](#) 号决议编写，文中探讨了全球经济当前的事态发展及其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债可持续性的影响。报告还分析了 2020 年外债可持续性的主要指标的演变。尽管主要得益于暂缓偿债和更灵活地获得优惠紧急融资，迄今为止避免了螺旋式上升的债务危机，但大多数指标在 2020 年期间显著恶化，凸显出未来几年无力偿还外债的风险越来越大。本报告概述了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危机后为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扰而采取的主要举措，结论是在避免近期内主权债务困扰和违约增加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需要就大流行疫情后的债务减免、债务解除采取更果断的办法。

## 一. 导言：脆弱和不平衡的全球经济环境与“恢复得更好”

1.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疫情的破坏性经济和社会冲击显而易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估计,2020 年世界产出收缩了 3.9%,这是进行此类数据统计以来全球总体经济活动最大的年度降幅。<sup>1</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认为这一数字为 3.3%,并估计 2020 年世界贸易量下降了 8.5%。<sup>2</sup>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数据,这场大流行病导致 2020 年全世界前所未有地失去了 1.44 亿个工作岗位,<sup>3</sup> 该数字仅部分反映了危机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而非正规就业在 2019 年约占全球就业的 60%。<sup>4</sup> 世界银行估计,到 2021 年,这场危机又使 1.5 亿人陷入极端贫困,10 个“新穷人”中有 8 个身处中等收入国家,<sup>5</sup> 而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其对自 COVID-19 危机爆发以来面临饥荒人口的估计翻了一番,达到 2.65 亿人。<sup>6</sup>

2. 在这方面,正如上一次报告(A/75/281)所强调的那样,这场大流行病通过若干传导渠道同时打击了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可持续性,包括在疫情的头几个月里前所未有的非居民投资组合资本外流和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出口收入锐减、旅游业几近崩溃,以及商品价格和侨汇暴跌。直接后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急剧缩减。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发达国家为应对这场大流行病,花费了人均 9 836 美元。相比之下,最不发达国家只能负担得起每人 17 美元,<sup>7</sup> 而这对本已脆弱的外债可持续性产生了不利影响。在通过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评估的 99 个低收入国家中,超过一半(54 个)在 2020 年处于债务困境或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较高风险,而在 2013 年这类国家只有 16 个,这是报告此类数据方面的最低数目。<sup>8</sup> 尽管与 2019 年(52 个)相比只是略有增加,潜在的脆弱性在疫情之前就已严重,虽然采取了国际支持措施,但在 2020 年期间还是恶化(见下文第三节)。这些数字也不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黎巴嫩和苏里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 2020 年的主权违约。

3. 尽管如此,在先进国家对危机采取的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应对措施以及对疫苗接种计划将助力经济的乐观情绪推动下,全球经济复苏目前正在初步

<sup>1</sup> 贸发会议,“跳出煎锅……却掉进火坑?”《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2021 年 3 月。

<sup>2</sup>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 年 4 月:管理不同的恢复”(华盛顿特区,2021 年)。

<sup>3</sup> 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监测:COVID-19 与劳动世界,第 7 版——估计和分析更新”,2021 年 1 月 25 日。

<sup>4</sup> 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0 年趋势》(日内瓦,2020 年)。

<sup>5</sup> 见 [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0/10/07/covid-19-to-add-as-many-as-150-million-extreme-poor-by-2021](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0/10/07/covid-19-to-add-as-many-as-150-million-extreme-poor-by-2021)。

<sup>6</sup> 见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statement-un-human-rights-experts-universal-access-vaccines-essential-prevention-and>。

<sup>7</sup> 新经济思维研究所,“The pandemic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a global agenda for urgent action”,关于全球应对大流行病情况的中期报告,2021 年。

<sup>8</sup> 《2021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第 129 页。

展开——对 2021 年世界产出增长的预测在 4.7%到 6.0%之间——<sup>9</sup> 有充分的理由就对发展中国家外债可持续性的影响持谨慎态度。在提到的传导渠道中，有两个渠道——非居民投资组合资本净流出和商品价格下跌——在 2020 年下半年以及进入 2021 年以来已出现转机。这些发展的潜在积极作用因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不均衡的经济复苏形态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获得(负担得起的)疫苗的机会仍然有限而减弱。

4. 鉴于发达国家 2020 年的低利率环境，自 2020 年第二季度以来，全球金融投资者重返发展中国家，原因是要寻求海外更高的收益率。<sup>10</sup> 这一重返最初主要使较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东亚的经济体受益。<sup>11</sup> 自 2020 年末并进入到 2021 年以来，一些前沿经济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国际债券发行和商业银行贷款也出现了回升，<sup>12</sup> 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有可能新配发 6 500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以及对需要将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从发达经济体输送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即便如此，许多前沿市场的金融状况仍然具有挑战性，许多国家的主权债券利差不断扩大。<sup>13</sup>

5. 存在持续挑战的一个原因是，非居民投资组合资金回流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波动性越来越大。主要令人关切的是，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在经济加速复苏后，出现对通胀压力和长期利率上升的预期。<sup>14</sup> 这种预期可能会抬升发展中国家的借贷费用，至少会部分逆转投资组合资本对这些国家的流入，并引发国内货币贬值，<sup>15</sup> 从而推高这些国家以外币计价的债务价值。因此，在 2020 年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贬值超过 20%、一些前沿经济体货币贬值 20%至 50%的背景下，2021 年 2 月，发展中国家对新兴市场股票、产权和债务的非居民净购买量已明显减少。<sup>16, 17</sup> 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中央银行已为此开始收紧货币条件，有可能过早阻碍其本国的经济复苏，并使其外债可持续性进一步恶化。<sup>18</sup>

<sup>9</sup> 分别为：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 年 4 月。

<sup>10</sup> 国际清算银行，《年度经济报告》，2020 年 6 月(瑞士，巴塞尔，2020 年)。

<sup>11</sup> 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

<sup>12</sup> Bryan Hardy 和 Előd Takáts, “International banking amidst COVID-19: resilience and drivers”, 国际清算银行季度评论(2020 年 12 月)。

<sup>13</sup> 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预先防范遗留的脆弱性》(华盛顿特区，2021 年)；《国际清算银行季刊》(2021 年 3 月)。

<sup>14</sup>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4 年 4 月；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21 年 6 月(华盛顿特区，2021 年)。

<sup>15</sup> Jonathan Wheatley, “Rate expectations: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eatened by US inflation”, 《金融时报》，2021 年 6 月 5 日。

<sup>16</sup> Şebnem Kalemlı-Özcan, “A COVID-19 tantrum?”《金融与发展》，第 58 卷，第 2 期(2021 年 6 月)。

<sup>17</sup> 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路孚特费率计算得出。

<sup>18</sup> 《国际清算银行季刊》(2021 年 3 月)。

6. 关于第二个渠道，从 2020 年下半年左右开始的商品价格上涨，有助于缓解作为商品出口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限制。商品价格此次上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影响了所有商品类别(石油、农业和金属)，从而助长了对新的“商品超级周期”的预期。<sup>19</sup> 尽管与能源转型相关的生物燃料和工业金属可能属于这种情况，但其他商品目前的价格上涨取决于更特殊的因素，<sup>20</sup> 如对商品期货的投机性投资的累积、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工业活动复苏导致许多市场供需差距不断扩大、收成弱于预期以及石油库存下降。<sup>21</sup> 与此同时，当前的商品价格高涨是商品进口国所面临通胀压力和更穷困的发展中国家粮食不安全加剧的一个促成因素。<sup>22</sup>

7. 此外，汇款的恢复非常缓慢，<sup>23</sup> 旅游收入仍然低迷，<sup>24</sup> 主要依赖这些外汇来源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外债可持续性方面继续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8. 因此，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去几个月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潜在的积极发展可能是短暂的，除非能够在兼顾环境和发展关切的情况下协调从这一大流行病中的平衡、真正的全球经济复苏。在目前的背景下，这种复苏首先要求对疫苗接种采取全面的多边办法，否则发展中国家仍不太可能实现经济复苏。

9. 即使假设先进经济体过热给发展中国家复苏带来的当前风险能够得到缓解，外债可持续性在未来几年仍将面临很大压力。首先，许多前沿市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大量将于 2024 年到期的主权债券发行。除非在此之前能够重组其中的大部分债务，否则系统性债务困扰和债务危机的加剧无可避免。二十国集团暂缓偿债倡议于 2021 年 12 月结束后即将来临的债务偿还负担将使这一情况更加恶化。参与该倡议的国家不仅不能再指望在该倡议下出现节余，而且从 2022 年起，它们还不得不在还款计划中增加暂缓偿还的款项。其次，多边和区域贷款机构提供的与 COVID-19 相关的紧急融资——自危机爆发以来，基金组织的这一融资已达约 1 050 亿美元——<sup>25</sup> 是需要偿还的新债务。迄今为止，唯一持久的债务减免是基金组织通过其灾难控制和救济信托基金以赠款形式向 29 个符合条件的国家提供的，用于支付两年的基金组织债务还款，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间的这一金额略低于 10 亿美元。

<sup>19</sup> Neil Hume 和 Emiko Terazono, “Markets weigh prospect of new commodities supercycle”, 《金融时报》，2021 年 5 月 13 日。

<sup>20</sup> Jumana Saleheen 和 Lavan Mahadeva, “Too early to call a commodities supercycle”, 《金融时报》，2021 年 2 月 19 日。

<sup>21</sup>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 年 4 月。

<sup>22</sup> 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方框 1。

<sup>23</sup> Hasnain Malik, “Remittances are still helping many emerging markets, but Nigeria is an outlier”, Tellimer, 2021 年 5 月 9 日。

<sup>24</sup> 见 [www.unwto.org/unwto-tourism-dashboard](http://www.unwto.org/unwto-tourism-dashboard)。

<sup>25</sup> 《2021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第 143 页。

## 二. 外债可持续性方面的主要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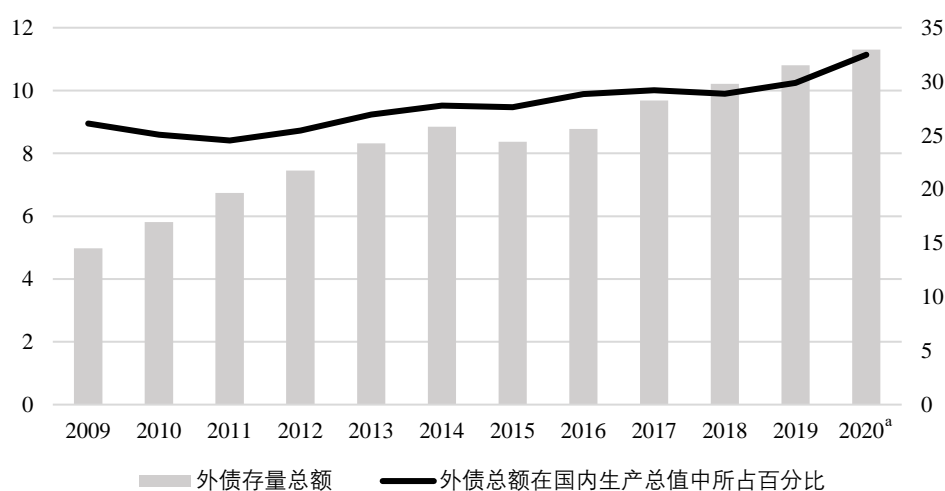
10. 正如预期的那样，尽管对最贫穷的经济体实行暂停偿还部分债务，而且提供了更多获得优惠融资的机会，但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可持续性在 2020 年进一步恶化。这些趋势尤其显示对外偿付能力遭受的越来越多的限制，而不是更短暂的国际流动性限制，表明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复原力日益乐观可能为时过早。

11.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简称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存量在 2020 年达到创纪录的 11.3 万亿美元，比 2019 年的数字高出 4.6%，是 2009 年(4.5 万亿美元)的 2.5 倍。鉴于整个发展中世界 2020 年的产出萎缩了 2.2%，<sup>26</sup> 外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达到 32.5%，为 200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见图一)。如果因中国规模庞大且外债水平低而将其排除在外，2020 年的这一数字将升至 43.9%，高于 2019 年的 38.9%。

图一

2009-2020 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外债存量总额和外债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

(万亿美元和在國內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



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基金组织和国家来源数据计算得出。

<sup>a</sup> 估计数。

12. 此外，外债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自 2018 年以来，公共和公共担保的长期外债超过了私人的无担保长期外债，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外债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因 COVID-19 大流行病的暴发而明显强化(见图二)。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私人无担保债务成为发展中国家总体负债的一个驱动因素，但与私人无担保债务相比，<sup>27</sup> 最近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增长更快，反映出在

<sup>26</sup>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 年 4 月；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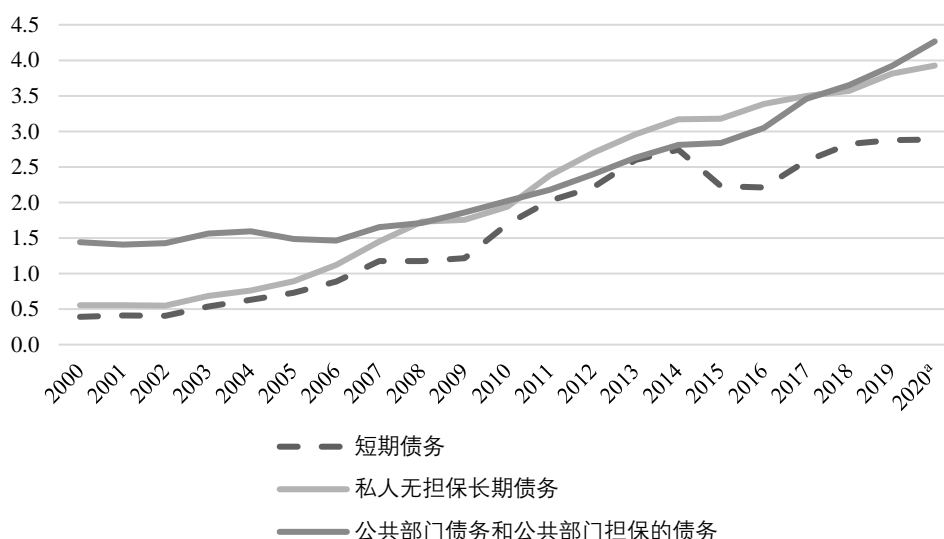
<sup>27</sup> 《2020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为全球绿色新政筹措资金》(联合国出版物，2019 年)，第四章，B 节。

危机时期对公共借款的依赖性更强。因此，虽然公共和公共担保的债务在 2020 年增长了 8.7%——明显高于其自 2009 年以来 7.5% 的年均增长率——但私人无担保债务仅增长 2.9%。然而，按照历史标准，目前私人无担保债务在长期和短期外债中所占比例仍然很高(2020 年分别为 48.0% 和 34.7%)，给公共部门带来了相当庞大的或有负债。<sup>28</sup>

图二

2000-2020 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外债总额构成趋势

(万亿美元)



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基金组织和国家来源数据计算得出。

<sup>a</sup> 估计数。

13.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偿付能力——它们偿还外债(通常以外币偿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其出口收入。2020 年，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对外偿付能力广泛指标均明显恶化。由于外债存量持续上升叠加疫情对出口收入造成的冲击，外债总额与出口比率从 2019 年的 110% 上升到 2020 年的 129%，超过了 2000 年代初的高水平。出于同样原因，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的偿付占出口收入的比例从 2019 年的 14.7% 升至 2020 年的 15.8%，为 2002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4. 就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尽管在 COVID-19 危机之后政府收入面临巨大压力，但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比例略有下降，从 2019 年的 4.7% 降至 2020 年的 4.4%。虽然这一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暂缓偿债倡议的影响，但平均数字受到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政府收入比例低的严重影响，而这些债务几乎占发展中国家外债存量的 70%。因此，它掩盖了低、中收入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政府收入比例高得多的事

<sup>28</sup> 另见 A/74/234 和 A/75/281。



实(见下文第 16-28 段)。此外,在 62 个发展中国家,2020 年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政府支出比例高于卫生支出,在许多情况下也高于教育支出。<sup>29</sup>

15. 与 2019 年(286%)相比,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的比率——外部流动性的一个广泛指标——在 2020 年(299%)保持稳定,尽管远低于 2009 年的峰值(499%),表明总体而言极易受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和流动性危机的影响。2020 年这一指标较 2019 年略有上升,反映出从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始,投资组合资本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回流。

#### A. 按发展中国家组别列示的主要外债趋势<sup>30</sup>

16.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受 COVID-19 大流行疫情的影响尤为严重。2020 年,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下降了 6%以上,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降幅为 2.2%,主要原因是沿海旅游业和渔业这两个关键部门急剧收缩。<sup>31</sup> 2020 年期间,这些国家的旅游业几乎崩溃,反映在该组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收入下降了 42.5%,而发展中国家整体的这一数字为 10.7%。<sup>32</sup> 因此,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从 2019 年的 61.8%升至 2020 年的 75.3%,而 2000 年代初约为 40%。同样,偿债与出口的比率从 2019 年的 20%升至 2020 年的 34%。2020 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比例也是最高的,整个组别达近 20%,表明急需的财政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尽管与 2019 年相比,这些国家的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的比率保持稳定,但这一指标自 2009 年达到峰值(316%)以来已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190%),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组别相比也非常低。因此,总的来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对对外偿付能力和流动性危机的暴露——其特点是它们越来越依赖短期负债和私人无担保债务,以应对获得优惠融资的机会有限的情况——在这场大流行疫情期间明显加剧。与所有其他组别一样,这组国家在外债可持续性方面情况多种多样,这尤其是与其环境脆弱程度有关,但 59 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只有 18 个国家有资格加入暂缓偿债倡议,而一些公共部门债务和偿债负担最重的国家被排除在外。<sup>33</sup>

17. 2020 年是最不发达国家组别 30 年来经济表现最糟糕的一年,<sup>34</sup> 不过该组国家彼此差别很大,反映在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8.5%到+1.5%不等。这

<sup>29</sup> Daniel Munevar, “A debt pandemic: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debt crisis of 2020”, 简报(布鲁塞尔,欧洲债务与发展网络,2021 年)。

<sup>30</sup> 国家组别为符合贸发会议数据库分类(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经济组别。与纯基于收入的分类不同,对 46 个最不发达国家组的分类采用了额外的标准,如经济脆弱程度和结构障碍,以及人类发展水平。

<sup>31</sup>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COVID-19 pandemic: towards a blue recovery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2021 年 1 月 26 日。

<sup>32</sup> 见 [www.unwto.org/news/tourism-back-to-1990-levels-as-arrivals-fall-by-more-than-70](http://www.unwto.org/news/tourism-back-to-1990-levels-as-arrivals-fall-by-more-than-70)。

<sup>33</sup> 见 [www.worldbank.org/en/topic/debt/brief/covid-19-debt-service-suspension-initiative](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debt/brief/covid-19-debt-service-suspension-initiative)。

<sup>34</sup> 《2020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新一个十年的生产能力》(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个组别国家的外债可持续性受出口收入锐减的影响最大，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从 2019 年的 158% 上升到 2020 年的 200% 以上，年增幅略低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但却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与此同时，偿债与出口的比率从 2019 年的 13.0% 升至 2020 年的 14.4%，为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0 年，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偿付额与政府收入的比率达到 11.4%，而 2000 年和 2009 年则分别为 5.0% 和 7.2%。不过，自 2019 年以来，这一指标略有下降，反映了最不发达国家对暂缓偿债倡议的高参与率。虽然该倡议的影响太小，不足以防止偿债与出口比率的恶化，但它有助于稳定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比例，因为政府收入的下降没有出口收入下降那么明显。最不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仍占外债总额的 70% 左右，但自 2000 年以来，私人无担保债务以每年 16% 的速度大幅增长，继续给公共部门带来或有负债不断增加的风险。<sup>35</sup> 从该组别国家对流动性问题表现出的脆弱性的角度来看，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的比率保持相对稳定，约为 400%，而 2000 年则不到 100%，这既因为短期债务在外债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从 2019 年的 9.3% 降至 2020 年的 8.7%)，也因为国际储备保持稳定或不断增长。总体而言，这些指标表明，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主要面临日益加重的对外偿付能力问题，2021 年新的和重新分配的特别提款权也减少了立即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

18. 低收入国家(不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债趋势，差异很小。对外偿付能力指标也因出口收入下降而恶化，2020 年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达到 220.5%，是 2005 年以来的最高值，偿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攀升至 13.2%，为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比例低于最不发达国家，也从 2019 年的 9.8% 降至 2020 年的 8.2%。同样，外部流动性状况在 2020 年也有改善，国际储备超过短期债务 7 倍以上，部分原因是短期债务从 2019 年的 7.9% 降至 2020 年的 5.7%。2020 年，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仍占低收入国家长期外债的 86%，占其外债总额的 75%，在 2019 年，这些债务中的大部分由官方多边和双边债权人持有(现有最新数据)。<sup>36</sup> 尽管低收入国家外债脆弱性的加剧因此比最不发达国家不那么明显，但模式表明偿付能力问题同样突出，2021 年 4 月，约 45% 的低收入国家(根据贸发会议的分类)被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评估为有债务困扰的高风险国家。

19. 正如前几次报告(A/74/234 和 A/75/281)所强调的那样，一段时间以来，中等收入国家(不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外债状况的特点是，风险敞口和债务脆弱性高于大多数其他组别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它们几乎被排除在优惠外债资金来源之外，因此更加依赖国际金融市场。暂缓偿债倡议只对 73 个符合条件的国际开发协会国家开放，将债务水平较高的诸多脆弱的中等收入国家排除在外。此外，因为担心失去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在少数符合资格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只

<sup>35</sup> 另见 A/75/281。

<sup>36</sup> 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得出。

有一半参加了该倡议。<sup>37</sup> 虽然私人无担保债务和短期债务在外债总额中所占的高得多的比例(与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相比)在 2020 年略有下降,但这主要反映了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整个 2020 年的不利融资条件。<sup>38</sup> 外债与出口的比率即便低于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但已从 2019 年的 119.9%上升到 2020 年的 148.2%,是 2005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偿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从 2019 年的 14.7%上升到 2020 年的 17.5%,这一水平远高于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比例也从 2019 年的 8.4%升至 2020 年的 9.0%。尽管主要由于短期债务减少,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的比率在 2020 年略有上升,达到 475.3%,但仍远低于 2009 年的水平(675.6%),这表明流动性缓冲正在减弱,尤其是考虑到这组国家更易受投资组合资本流动波动的影响。

20. COVID-19 危机也对高收入国家(不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从 104.8%上升到 120.3%,没有其他国家组那么明显,但仍然达到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偿债额占出口的比例也仍然远低于其他组别的水平(2020 年为 3.8%),与 2019 年相比仅略有增加,反映出高收入国家从 2020 年第二季度以来资金回流发展中国家中受益最大,而且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更为重要,从 2020 年第三季度开始出现了强劲复苏。<sup>39</sup> 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政府收入比例较低(2020 年为 3%),主要原因是这类债务在高收入国家外债总额中占不到一半。相比之下,这些国家的流动性缓冲虽然在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保持稳定,但自 2009 年以来几乎减半,2020 年降至 257.3%。这一减半,加上私人无担保债务(53.3%)和短期债务(31.5%)在外债总额中所占比例要高得多,突显出它们对私人资本流动波动和逆转的高度脆弱性。

21. 转型经济体的外债可持续性主要受到汇款减少和油价暴跌的影响,这导致 2020 年出口收入萎缩近 20%,程度仅略低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此,对外偿付能力的下列两个指标均已恶化: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达到 158.7%,是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偿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上升到 27.5%,也是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只有 2015 年例外。这组国家的流动性缓冲也很高,2020 年为 689.3%。

## B. 按发展中区域列示的主要外债趋势

22. 对于发展中国家区域来说,COVID-19 大流行疫情对外债可持续性的影响尽管多种多样,但却是严重的,只有外部流动性指标在所有区域均呈现出上升或稳定的趋势。然而,在东亚和太平洋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流动性缓冲比其他区域低得多,国际储备仅够支付短期债务的 2.5 倍左右,而其他区域为 4 至 7 倍。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令人担忧,该区域对日益严重的对

<sup>37</sup> 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得出,依据是 [www.worldbank.org/en/topic/debt/brief/covid-19-debt-service-suspension-initiative](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debt/brief/covid-19-debt-service-suspension-initiative),以及 Lars Jensen,“Sovereign debt vulnerabilitie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which countries are vulnerable and how much debt is at risk?”发展未来系列工作文件(纽约,开发署,2021 年)。

<sup>38</sup> 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sup>39</sup> 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外偿付能力问题更加脆弱。然而，应当记住，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比率的指标往往低估流动性的脆弱性，因为它排除了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资本市场的波动较大的非居民投资组合流动，也没有考虑到各区域受益于全球金融安全网(基金组织贷款、央行互换和区域金融安排)的非常不均衡的情况。

23. 除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外，所有区域的对外偿付能力问题都变得更加严重。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最贫困的发展中区域受到的影响最大，这一大流行病有力地强化了自 2015 年以来观察到的趋势。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 2019 年的 158.3% 升至 2020 年的 209.6%，是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所有区域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反映 2020 年出口收入异常下降了 20%，外债存量增加了 5%。受此影响，外债偿付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从 2019 年的 15.3% 大幅跃升至 2020 年的 20%，这也是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的财政空间面临着持续的较大压力，政府收入中用于偿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比例从 2011 年的最低水平增加到 2020 年的 10.5%，增加了两倍多。这一指标从 2019 年的 11.7 小幅下降，反映出参与暂缓偿债倡议的国家比例很高。

24. 中东和北非 2020 年出口收入降幅在所有区域中最大(28%)，原因是该区域对石油出口高度依赖。在 2020 年外债存量增速略高于 5% 的情况下，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从 2019 年的 97.8% 跃升至 2020 年 144.5% 的新纪录水平，外债偿债额与出口的比率从 2019 年的 10.3% 升至 2020 年的 14.6%，也是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 2020 年该区域政府收入下降 20% (降幅仅次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比例自 2009 年以来保持上升趋势，2020 年达到 8.8%，该区域从暂缓偿债倡议中受益的程度也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该区域是唯一录得外部流动性缓冲(略有)下降的区域。

25. 2020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产出增长降幅在所有区域中最大，约为 7%，为 120 年来的最大降幅。<sup>40</sup> 然而，该区域的出口收入虽然在 2020 年大幅收缩(14.6%)，但由于其出口结构更加多元化，下降幅度小于东亚和太平洋以及中东和北非，而且 2020 年外债总存量的增长速度要低得多(1.47%，而 2009 至 2020 年间的平均增速为 7.44%)。即便如此，该区域的对外偿付能力指标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是最糟糕的，2019 年，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为 186.7%，偿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为 29.3%。2020 年，这两项指标进一步上升，分别达到 221.8% 和 31.5%，是所有区域中最高的。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偿付额与政府收入的比率略有下降，从 2019 年的 11% 降至 2020 年的 10%，但仍远高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水平。

26. 欧洲和中亚的发展中经济体 2020 年的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为第二高(172%，而 2019 年为 139%)，仅次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该区域外债存量在 2020 年没有上升，其对外偿付能力的恶化完全源于 2020 年出口收入下降约 19%，因其高度依赖石油和其他能源商品出口。因此，偿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从 2019 年

<sup>40</sup>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Fisc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Fiscal Policy Challenges for Transformative Recovery post-COVID-19* (圣地亚哥, 2021 年)。

的 25% 攀升至 2020 年的 31%，是所有区域中增幅最高的。自 2019 年以来，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比例保持稳定，略高于 7%，部分反映出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在外债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这与其他区域相反。

27. 在南亚，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从 2019 年的 125% 上升到 2020 年的 147%，这是自 200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除了疫情导致的出口收入下降外，还反映出与除东亚和太平洋以外的其他区域相比，短期债务增长更快(近 6%)。因此，偿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也从 2019 年的 12% 上升到 2020 年的 14.5%，延续了 2011 年以来的上升趋势。相比之下，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比例远低于大多数其他区域，仅从 2019 年小幅增加到 2020 年的 5.4%，原因是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在整个外债中的权重相对低于其他组别，2020 年这部分债务的偿债额甚至略有减少。

28. 尽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包括中国)的经济表现是至少 30 年来最差的，2020 年产出收缩了 1.0%，但该区域表现相对还是不错的，原因是更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国民生产迅速恢复、商品出口表现强劲。<sup>41</sup> 此外，该区域的外债脆弱性风险在大流行病刚暴发时是最低的，几乎所有指标都低于其他区域，2020 年唯一有一些恶化的偿付能力指标是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从 83.6% 升至 92.2%，因为正面的出口表现不足以弥补外债的增长，这一外债增长率是所有区域中最高的(7.3%)，原因是该区域是 2020 年年中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条件改善的主要受益者。尽管由于疫情的影响，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在外债总额中所占的处于历史低位的比例在 2020 年略有上升，但该区域政府收入中用于偿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比例稍有增加，2020 年仍处于极低水平，仅占 1.5%。相比之下，其国际储备方面的流动性缓冲比十年前要低得多，是所有区域中最低的。

### 三. 倡议、提议和政策建议

29. 第二节中描述的趋势表明，尽管发展中世界螺旋式上升的主权债务危机可以在 2020 年避免，但基底的偿付能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外债可持续性面临的新压力正在积聚。实际上，国际社会对疫情期间不断加剧的债务困扰的反应，主要是推迟解决这一问题，倾向于部分暂停偿债和优惠多边紧急贷款(新债务)，而不是协调和全面的债务减免。目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最大危险，因此也是稳定或改善债务可持续性的最大危险，来自于因以下三个主要因素的结合而采取过早的财政和货币整顿政策的压力：对过去积累的债务的偿付支出不断增加；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压力对借款成本、资本流动和汇率的不利影响；以及对新的多边贷款和债务减免附加的紧缩条件。这可能导致长时间的收缩性国家调整，如果这些调整最终证明不足以解决偿还外债负担，就会导致延迟且代价高昂的违约。

<sup>41</sup>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2021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实现后 COVID-19 时代具有复原力的经济体》(曼谷，2021 年)。

正如联合国最近一份关于流动性和债务解决方案的政策简报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即是行动的时刻”。<sup>42</sup>

## A. 当前的主要倡议和提议

30. 如第二节所述，暂缓偿债倡议正在为参与国提供亟需的临时缓解，尽管规模有限。根据目前的预测，如果所有符合资格的国家都参与，它可能涵盖参与的债务国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应偿付双边债权人的 303 亿美元外债。这相当于符合暂缓偿债倡议资格的国家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期间应偿付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的支付款(估计为 871 亿美元)的约五分之一(21%)，加上同期应偿付双边债权人的此类支出(343 亿美元)的约一半。<sup>43</sup> 它只涵盖 2020 年一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外债偿付支出总额(1.39 万亿美元)的 1.3%加中等收入国家的此类偿付支出(2 774 亿美元)的 6.6%。截至 2021 年 3 月 8 日，基金组织估计，73 个符合资格的国际开发协会国家中有 43 个已根据该倡议申请援助，2020 年暂缓偿债金额达 57 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参与国将进一步暂停 73 亿美元的债务偿还。<sup>44</sup> 由于该倡议即将结束，而且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符合暂缓偿债倡议资格的国家在两到三年后将有大量本金到期需要偿还，其范围和影响显然不足以避免而不是推迟外债困境，即便只是在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31. 解决紧急债务减免和流动性制约的提议，包括由加拿大和牙买加两国总理及秘书长共同召集的 COVID-19 时代及其后发展筹资倡议提出的提议，<sup>45</sup> 含有解除债务、债务转换方案、商业债务回购方案、以更优惠的条件重新安排或转换欠官方债权人的债务、向包括中等收入国家在内的脆弱国家分配新的和重新分配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以及将暂缓偿债倡议之外的债务处理统一框架延展和扩大到暂缓偿债倡议之外，以将脆弱的中等收入国家包括进来，并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提供担保设施，以便利私人债权人参与该倡议。<sup>46</sup> 在这些提议中，目前仅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加勒比债务换气候适应倡议<sup>47</sup> 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最近发起的气候/可持续发展目标债务转换倡议<sup>48</sup> 下的债务转换方案方面正在取得切实进展。

<sup>42</sup> 联合国，“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流动性和债务解决方案：现在即是行动的时刻”，政策简报，2021 年 3 月。

<sup>43</sup> 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库计算得出。现有数据涵盖 68 个符合暂缓偿债倡议资格的国家。2020 年和 2021 年的偿债支出数据预测基于 2018 年底前通过世界银行债务国报告制度报告的数据；见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debt/ids>。

<sup>44</sup> 见 [www.imf.org/en/About/FAQ/sovereign-debt](http://www.imf.org/en/About/FAQ/sovereign-debt)。

<sup>45</sup> 见 [www.un.org/en/coronavirus/financing-development](http://www.un.org/en/coronavirus/financing-development)。另见《2021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sup>46</sup> Patrick Bolton 等人，“Born out of necessity: a debt standstill for Covid-19”，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洞察中心，第 103 期，2020 年 4 月。

<sup>47</sup> 例如见 [www.cepal.org/sites/default/files/news/files/19-00814-debt\\_initiative\\_flyer-web.pdf](http://www.cepal.org/sites/default/files/news/files/19-00814-debt_initiative_flyer-web.pdf)。

<sup>48</sup> 例如见 [www.unescwa.org/news/launch-escwa-climate-sdgs-debt-swap-initiative](http://www.unescwa.org/news/launch-escwa-climate-sdgs-debt-swap-initiative)。



32. 此外，有关采取中长期措施以避免发展中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若干项提议——其中多项提议还是在 COVID-19 时代及其后发展筹资倡议下收集的——涉及提高债务透明度、推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等长期关切挂钩的市场化债务融资工具、改革这方面的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加强国家和国际法律和软法工具以限制坚持不让步的债权人的诉讼，以及对主权债务解决机制进行更全面的改革。

33. 最重要的发展是二十国集团通过了暂缓偿债倡议以外的债务处理统一框架。<sup>49</sup> 尽管这一框架受到了广泛欢迎，认为是朝向更全面的主权债务解决机制迈出的第一步，但在两个主要领域仍然存在担忧。首先，该框架仅限于符合暂缓偿债倡议资格的国家和二十国集团双边债权人，预计受惠国将寻求其他双边和私人债权人给予至少是平等的待遇。对于相较于强大的私人债权人集团而言谈判实力有限的更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无法克服的挑战。其次，它重复了一种强调国家紧缩计划的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和相关的债务减免和重组的政策条件的方法。<sup>50</sup> 这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不足。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模式不均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已经面临过早的限制，而此时反周期政策对这些国家的复苏至关重要。

34. 迄今为止，就这些措施取得的进展主要集中在 COVID-19 危机之前已经是优先事项的两个领域：进一步提高债务透明度，特别是在债务国；在预防和解决债务危机方面，扩大使用创新的市场化融资工具(如主权债券中的强化集体行动条款、状态依存型债务工具和绿色债券)。<sup>51</sup>

## B. 政策建议

35. 如果要避免发展中国家出现又一个失去的十年，就需要采取更果断的办法，提供特殊和大量的疫情后债务减免、债务解除。这应基于当前的债务脆弱性(而不是收入标准)，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可持续地从这一大流行疫情中恢复过来。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通过有意义的债务减免和管理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置于更加稳定的长期基础之上，将使未来的危机解决给债务人带来高昂的代价，最终也会对债权人造成更大损失。

36. 提供疫情后全面债务减免、债务解除，甚或暂停偿债，如根据暂缓偿债倡议予以暂停，一个主要的绊脚石是缺乏确保私人债权人参与的机制，因为它们在过去二十年里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的所有权不断增加(见 A/74/234 和 A/75/281)。对于一些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其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中欠官方债权人的比例很高，债务减免用于支付私人债权人的风险有限，应考虑在基金组织目前通过其灾难控制和救济信托基金向 29 个最贫穷的经济体提供

<sup>49</sup> 二十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特别会议发表的声明，2020 年 11 月 13 日，附件一。

<sup>50</sup> 该框架明确将债务处理与“基金组织支持的高信贷分档安排计划的参数”、即基金组织的标准贷款条件联系起来。

<sup>51</sup> 基金组织，“解决涉及私营部门债权人的主权债务的国际架构：近期发展、挑战和改革选择”，政策文件，第 2020/043 号，2020 年 9 月 23 日。

的 10 亿美元之外，一次性解除债务。不过，对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前沿市场和中等收入国家，私人债权人参与债务减免倡议至关重要。

37. 在没有对国际主权债务结构进行全面改革，包括法定债权人参与债务减免倡议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推进有关推动商业债务回购计划(以相当大的折扣进行交易)和(或)向参与的私人债权人保证国际贷款人未来全额偿还减免后债务的提议。就疫情后的债务减免倡议而言，鉴于债务困扰的普遍性和私人持有的主权债务的更大作用，例如，与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的情况相比作用更大，此类倡议有可能涉及巨额多边资金。不过，必须将其与没有有效的疫情后债务减免而导致的债务危机升级的机会成本相权衡。

38. 此外，主权债券市场缺乏透明度和机构投资者的强大作用，让私人债券持有人更有办法抵制参与债务减免倡议。国际金融协会的债务透明度自愿原则<sup>52</sup> 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过却把公开上市债券明确排除在外，理由是已对此类债券规定了足够的披露要求。如最近的研究<sup>53</sup> 所示，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建议提高透明度的措施除修订有关主权债券合同和持有的披露条例外，还包括建立一个贷款和债务数据公共登记册，其中包括主权债券以及其他借款工具，并基本涵盖发展中国家各收入群体。

39. 作为对国际债务结构进行更实质性改革的第一步，在两个主要领域取得进展对促进债务减免仍然至关重要(另见 A/75/281):

- 一. 一个透明和可预测的债务冻结国际框架。COVID-19 大流行充分表明了缺乏这样一个机制的代价。这样一个框架应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并对临时融资措施作出规定，以保障债务国经济的持续运转，并确保在债务冻结期间自动中止债权人的诉讼。该机制应在债务国提出请求时启动，并通过独立的债权国-债务国程序获正式认可；
- 二. 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和工具，其中系统地纳入长期发展融资需求，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际气候目标的融资需求。<sup>54</sup> 这将对避免过早回到自我毁灭的财政整顿进程、例如目前有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从大流行病中恢复过来的那些进程的一个重要贡献。

40. 正如国家外债和其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在其最近关于信用评级机构的报告(见

<sup>52</sup> 见 [www.iif.com/Publications/ID/3387/PageID/3387/Voluntary-Principles-For-Debt-Transparency](http://www.iif.com/Publications/ID/3387/PageID/3387/Voluntary-Principles-For-Debt-Transparency)。

<sup>53</sup> Daniel Munevar, “Sleep now in the fire: sovereign bonds and the covid-19 debt crisis” (布鲁塞尔，欧洲债务和发展网络，2021 年)。另见 Odette Lienau, “UNCTAD comment o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draft voluntary principles for debt transparency”, 2019 年 5 月 10 日。

<sup>54</sup> 例如，见 Penelope Hawkins 和 Daniela Magalhães Prate, “全球金融安全网、特别提款权和可持续发展融资：桌上的选项能否提供所需的财政空间？”，贸发会议项目文件第 01/21 号，第 4 节，2021 年。



A/HRC/46/29)中所强调的那样,<sup>55</sup> 在努力减轻 COVID-19 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方面,这些机构、特别是“三大”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问题的作用尤为明显。尽管信用评级机构并未因国家参与暂缓偿债倡议而降低其评级,但它们却阻遏国家寻求私人债权人给予平等待遇,因为这将构成违约事件,从而构成降级。这也将阻碍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暂缓偿债倡议之外的债务处理统一框架。这种在重大危机时期的机械行为加剧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市场高度集中、采用有争议的方法、向付费客户提供评级引起的利益冲突以及对资本流动的反周期影响的担忧。因此,应作为紧急事项,进一步推进有关建立国际公共信用评级机构、对私营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改革以及将发展、社会和环境指标纳入其评级的提议。

41. 尽管鉴于 COVID-19 危机的规模以及需要通过特殊、全面的债务减免、债务解除措施支持发展中国家复苏,有希望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但从长远来看,还需要采取更系统的方法来改革主权债务架构。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是给一个独立的、以专家为基础的国际机构分配任务,其目的是建议、协调和促进处理主权债务的国际金融结构的稳步渐进式改进。<sup>56</sup>

---

<sup>55</sup> 另见 S. Griffith-Jones 和 M. Kraemer, “信用评级与发展中经济体”,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即将发表的工作文件。

<sup>56</sup>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关于建立全球主权债务管理机构的一个小小建议”, 即将发表。

## 附件

## 按发展中国家组别列示的发展中国家外债

(十亿美元)

	2009–2020 均值	2017	2018	2019	2020 <sup>a</sup>
<b>所有发展中国家</b>					
外债存量总额 <sup>b</sup>	8 442.7	9 687.1	10 213.8	10 805.9	11 304.3
长期外债	5 946.8	6 957.9	7 220.0	7 737.0	8 192.4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长期外债	49.2%	49.7%	50.6%	50.7%	52.1%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50.8%	50.3%	49.4%	49.3%	47.9%
短期外债	2 341.4	2 585.5	2 822.2	2 876.8	2 885.5
外债偿付总额	991.1	1 169.7	1 309.8	1 441.3	1 388.7
<b>债务比率<sup>c</sup></b>					
外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28.0%	29.2%	28.9%	29.9%	32.5%
外债总额/出口 <sup>c</sup>	96.1%	107.4%	101.4%	110.0%	128.9%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3.3%	3.5%	3.7%	4.0%	4.0%
偿债总额/出口 <sup>c</sup>	11.3%	13.0%	13.0%	14.7%	15.8%
储备/短期债务	335.6%	306.4%	280.5%	285.7%	298.9%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偿付额/政府收入	3.9%	4.1%	4.5%	4.7%	4.4%
<b>高收入发展中国家</b>					
外债存量总额 <sup>b</sup>	5 705.8	6 599.8	7 070.6	7 441.7	7 787.6
长期外债	3 677.2	4 369.4	4 582.9	4 915.6	5 223.9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长期外债	44.0%	44.15%	45.3%	45.4%	46.5%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56.0%	55.9%	54.7%	54.6%	53.5%
短期外债	1 961.7	2 178.4	2 408.1	2 429.4	2 452.4
外债偿付总额	649.6	805.9	881.8	992.2	930.2
<b>债务比率<sup>c</sup></b>					
外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26.9%	28.0%	27.9%	29.1%	31.4%
外债总额/出口 <sup>d</sup>	89.4%	99.6%	96.5%	104.8%	120.3%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3.1%	3.4%	3.5%	3.9%	3.8%
偿债总额/出口 <sup>d</sup>	10.2%	12.2%	12.0%	14.0%	14.4%
储备/短期债务	306.9%	278.8%	250.7%	251.9%	257.3%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偿付额/政府收入	2.8%	3.1%	3.0%	3.4%	2.9%

	2009–2020 均值	2017	2018	2019	2020 <sup>a</sup>
<b>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b>					
外债存量总额 <sup>b</sup>	1 665.5	1 954.6	2 063.1	2 224.6	2 355.4
长期外债	1 361.2	1 605.3	1 704.8	1 843.0	1 972.9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长期外债	65.5%	65.6%	66.1%	65.8%	66.7%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34.5%	34.4%	33.9%	34.2%	33.3%
短期外债	254.3	294.4	301.4	319.9	308.5
外债偿付总额	184.7	213.9	237.7	272.9	277.4
<b>债务比率<sup>c</sup></b>					
外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27.0%	28.1%	28.5%	29.2%	32.3%
外债总额/出口 <sup>d</sup>	105.5%	117.7%	110.9%	119.8%	148.2%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3.0%	3.1%	3.3%	3.6%	3.8%
偿债总额/出口 <sup>d</sup>	11.7%	12.8%	12.7%	14.7%	17.5%
储备/短期债务	458.8%	410.9%	395.0%	409.0%	475.3%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偿付额/政府收入	6.9%	7.1%	7.7%	8.4%	8.9%
<b>低收入发展中国家</b>					
外债存量总额 <sup>b</sup>	121.4	143.5	154.8	165.3	176.5
长期外债	103.8	125.3	134.2	142.7	154.0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长期外债	90.1%	89.7%	88.2%	87.9%	85.9%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9.9%	10.3%	11.8%	12.1%	14.1%
短期外债	8.8	9.3	11.7	13.1	10.1
外债偿付总额	5.3	5.6	6.9	9.1	10.3
<b>债务比率<sup>c</sup></b>					
外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28.5%	31.6%	31.1%	31.5%	34.0%
外债总额/出口 <sup>d</sup>	153.2%	173.9%	167.9%	178.7%	220.5%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1.3%	1.3%	1.5%	1.8%	2.1%
偿债总额/出口 <sup>d</sup>	6.8%	7.0%	7.7%	10.1%	13.2%
储备/短期债务	686.7%	587.0%	594.2%	531.9%	728.0%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偿付额/政府收入	5.9%	6.7%	7.6%	9.8%	8.2%

	2009–2020 均值	2017	2018	2019	2020 <sup>a</sup>
<b>转型经济体</b>					
外债存量总额 <sup>b</sup>	950.0	989.1	925.3	974.3	984.8
长期外债	804.6	857.9	798.1	835.7	841.7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长期外债	39.9%	42.8%	41.3%	42.2%	46.1%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60.1%	57.2%	58.7%	57.8%	53.9%
短期外债	116.6	103.4	101.0	114.4	114.5
外债偿付总额	151.5	144.3	183.5	167.2	170.8
<b>债务比率<sup>c</sup></b>					
外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40.1%	45.3%	39.6%	40.4%	44.9%
外债总额/出口 <sup>d</sup>	128.7%	151.5%	116.9%	126.5%	158.7%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6.4%	6.6%	7.9%	6.9%	7.8%
偿债总额/出口 <sup>d</sup>	20.5%	22.1%	23.2%	21.7%	27.5%
储备/短期债务	525.8%	565.2%	619.3%	635.7%	683.9%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偿付额/政府收入	6.0%	6.2%	10.3%	7.0%	7.3%
<b>最不发达国家</b>					
外债存量总额 <sup>b</sup>	281.4	329.5	354.0	384.7	411.3
长期外债	238.8	284.1	308.5	334.1	359.0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长期外债	84.0%	84.1%	83.2%	81.9%	82.7%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16.0%	15.9%	16.8%	18.1%	17.3%
短期外债	28.9	32.5	31.8	35.9	35.7
外债偿付总额	18.7	22.6	24.8	31.4	29.3
<b>债务比率<sup>c</sup></b>					
外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30.8%	32.1%	33.0%	34.5%	36.6%
外债总额/出口 <sup>d</sup>	134.8%	151.3%	145.9%	157.9%	201.8%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2.1%	2.2%	2.3%	2.9%	2.6%
偿债总额/出口 <sup>d</sup>	9.0%	10.4%	10.2%	12.9%	14.4%
储备/短期债务	420.7%	400.3%	442.6%	413.2%	457.0%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偿付额/政府收入	8.6%	10.1%	11.2%	12.7%	11.4%

	2009–2020 均值	2017	2018	2019	2020 <sup>a</sup>
<b>小岛屿发展中国家</b>					
外债存量总额 <sup>b</sup>	42.4	46.4	49.1	51.2	54.7
长期外债	30.9	32.8	35.6	36.7	39.6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长期外债	66.2%	71.6%	67.8%	67.9%	69.6%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33.8%	28.4%	32.2%	32.1%	30.4%
短期外债	9.7	11.8	11.8	12.8	12.9
外债偿付总额	6.2	6.5	6.8	6.9	6.7
<b>债务比率<sup>c</sup></b>					
外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58.4%	61.0	60.9	61.8	75.3
外债总额/出口 <sup>d</sup>	178.7%	158.2%	155.8%	157.8%	293.4%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8.6%	8.6%	8.4%	8.4%	9.3%
偿债总额/出口 <sup>d</sup>	27.2%	21.8%	21.6%	20.1%	34.1%
储备/短期债务	223.8%	208.0%	207.7%	192.8%	199.4%
公共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偿付额/政府收入	16.9%	14.6%	14.5%	23.2%	20.2%

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家资料来源计算得出。

注：国家组别是按贸发会议数据库分类方法界定的经济组别，可查阅：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Classifications.html>。“所有发展中国家”类别系指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以及转型经济体国家。

<sup>a</sup> 2019 年估计数。

<sup>b</sup> 债务存量总额包括长期债务、短期债务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贷的使用。

<sup>c</sup> 已根据国家数据的有效度对用于计算比率的数据进行了调整。

<sup>d</sup> 出口涵盖货物、服务和原始收入。